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章辨體彙選卷四百六十五 六十六

詳校官中書臣李彤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吳垣

謄錄監生臣陸鼎

欽定四庫全書

文章辨體彙選卷四百六十五

明 賀復徵 編

贊三

溟涬生贊 明宋濂

溟涬生者盱江廖應淮也幼負奇氣年三十游杭上疏言丁大全誤國狀大全怒中以法配漢陽軍抵漢江遇蜀道士杜可大揖曰子非廖應淮耶生愕然曰道士何

自知之可大曰宇宙太虛一塵爾人生其間為塵幾何是茫茫者尚了然心目間矧吾子耶然自邵堯夫以先天學授王豫天悅天悅死無所授同塟玉枕中未百年而吳曦盜叛發其冢得皇極經世體要一篇内外觀象數十篇余賄盜得之今餘五十年數當授子矣乃言于上官脫其籍盡教以冢中書學既成去隱宣歙間復去之杭客賀外史家晝市大衍數夜沽酒痛飲不醉弗休醉中嘗大呌曰天非宋天地非宋地柰何柰何語聞賈

似道遣客叩之生曰浙水西地髮白時是其祥也似道未解復召至屏人與語生曰明公宜自愛不久宋鼎移矣似道惡其言掩耳走生亦徑出過曾淵子家索酒共飲酒酣作嬰兒啼曰大厦將焚燕呪喃未已耶都人士鬨之競指以為怪獨太學生熊希聖時造其廬生私執熊手謂曰吾端居層樓鬨空中戎馬百萬來人作鬼哭泣聲壬申襄樊陷甲戌宮車宴駕乙亥長江飛渡似道亦殛死臨漳丙子三宮播遷諸王大臣皆南北亂走噓

吸事耳子不去何為亡何宋事日非沿江州郡望風奔潰生大慟曰殺氣又入閩廣中吾不知死所矣遂遁去後四年病死處州學中年五十二無子惟一義女從之生宗堯夫先天之學頗自謂知易及論後天則尊羲畫為經彖爻繫辭為傳黜文言彖象二傳為九師之言且謂説卦非聖筆不能作上下繫乃門人所述序卦直漢儒記爾𦒿生聰明絶人未聞道而驟語數故其論經多失中然性使酒難近又好訐人陰私人面頸發赤不顧

罕有從其學者惟國子簿吳淩進士彭復樂師之淩不卒業復屢受唾斥不怨生將遁時召復至口發例手布籌雖平昔所斬若終身不示人者一舉授復復後又授鄱陽傅立云或曰生溺死語女曰吾死後一月中朝命山姓鳥名使者來徵吾及傅立立當過余門汝可出藏書示之立當以此致大官後皆如其言所謂山姓鳥名崔鵬飛也生所著書有玄玄集歷髓星野指南象喻統會聲譜畫前妙用數十萬言今猶閒傳於世贊曰

龍圖成章有文從衡以濬以明以洩其藏以奠乎玄黃昔我素王常編三絶墜緒微茫誰其我綴我忝我腴九師褒之我苞我晶百氏攘之如河之渾如曀而昏如治絲以棼天未降割一髪攸存維洛有士居于百原超神沖漠凝於畫先數往知來小大斯甄莫峻匪巵我陟其顛莫深匪淵我淪其泉簡材以畀非隱弗傳有寔者冢卒昭以宣或得其𢈔載神予言炎炎宋籙惟其訖矣長星蝕桺色之變矣耆祥見徵士髪白矣明昏以世莫之

戚矣魚在在藭尚其息矣維生之知中如沸羹彼惽弗
知覆謂我狂我狂如何我憂孔多我山我河我用弗磨
俾淪胥以訛我酒既嘉我瑟又和我寧不嘯歌北風其
涼旂旐央央戎車罷罷蕩蕩江流抗之如陸有腥其穢
流血沃沃海氛方殷其何能目人有恒言風雨漂搖夏
宇障之涉于大川烝徒楫之楫折宇撓子子馬依國武斯
隊不知攸戒日隕弗升雉晝作夜鷄舞於林鬼瞰于舍
孰投是艱曾莫之艾乃愁乃驚乃瞻乃行乃遯死於冥

聆生之為胡乃神以著微之古聖匪程伊度何以言之卒淪于數一曲之淹不通其故易道既泯數亦不類激贊于生發我長喟月出皎兮在天之心在天之心何古何今

宋景濂像贊 王褘

外和而神融內充而面晬衣冠雖晉人之風氣象實宋儒之懿夫其知言以窮天下之理養氣以任天下之事隱則如虎豹之在山出則類鳳麟之瑞世後乎千載而

有存立乎兩間而無媿此葢古君子之所難然吾謂斯人之必至

宗忠簡公畫像贊　蘇伯衡

公之力足以旋乾而轉坤公之功足以攘夷而安夏始以一言能返北旆而南還後以二十四疏不能回南轅而北駕且留鑰之任方切而巧言遽入於帝聰渡河之志未酬而大星已隕於中夜何人之於公則知娼嫉而天之於公則不知假借此有志之士百世之下所以想

英風而激昂拜遺像而悲吒也

御史陳君仲述像贊　解縉

閩人鄭昭甫名畫有節操嘗有駙馬都尉偕郡馬王恭逼致圖其像投筆遁去因大哭二公無如之何其為人如此余友陳君仲述為御史行部至閩昭甫為作柳溪獨嘯圖如此柳溪陳君所家也在泰和縣西昭甫為人尚如彼陳君可知矣余既銘其墓復為贊云

此簪纓數百年之良也此天下名進士也此天朝名御

史也此懿文太子至稱之曰陳古文也天下之言也不待余言也而余史官也不得不言也

徐士謙贊　解縉

此濂溪書院舊學生也英年氣岸春曉雲明晚節堅貞氷厓雪清惟賢智之稱許非庸俗能輕重余交最久不能甄汝然餘有千載之名亦庶幾東坡之巢元脩也

春秋諸君子贊　方孝孺

余取友於當世而未得則於古人乎求之讀春秋左氏

傳得數十人心慕焉聖賢所稱較著者不敢論必戾乎
聖賢之道者不敢取自石碏以下十有五人取其事贊
其美以為法云

石碏

國之所恃在老成人以國為家不私其親知以發謀勇
以戡亂雍容談笑坐拯世難侃侃石子衛之父師先事
而諫微若蓍龜始不吾從弑逆果作徐發一言元兇就
縛春秋所書篡弑孔多誰能討賊不煩干戈雄才勁節

英識大器仇牧晏嬰視之有愧世恍苟難滅親是稱臨
危善斷卓乎誰能嗟衛之微臣有石子嗚呼九州敢謂
無士

李梁

賢知所居國小猶強文謨武猷屹如金湯荊楚之隨可
坐而取久而不亡以有君子其在朝廷敵國震驚有旅
若林莫之與京及乎棄賢奸雄相賀世無人望雖強易
破長孺在漢子儀在唐叱咤指麾威行萬方彼冥弗思

忽不知貴我懐生民今也誰恃

臧僖伯

戢禍弭亂世貴乎兵兵之既加治其既形心術之微禍亂所自孰能治之諫臣之事在昔魯隱矢魚於棠其事雖微其志巳荒有臣僖伯憂其漸懈昌言正色以訓以戒天捻其禍闔善不為鍾巫之難實兆於斯聖之求諫匪曰覲美羣情既宣萬事畢理自以為智厭棄人言簒弑將行至死不聞諫之不用鮮不亡國我思若人中古

遺直

公子友

魯有季子社稷大臣處人所難不失其仁莊僖之間兄弟多故叔牙慶父交紊王度親為骨肉義存君臣縱則廢法斷傷乎恩酌事之中酬酢萬變龍驤虎跱蛇豕屏竄才優於為濟以無私春秋嘉之志其來歸周公東征克對文武烈烈季子不忝皇祖後世之士量小才輕大故臨前驚怖失聲聖賢至公徇道忘已後國先家季子

所恥

叔肸

士處衰世若行泥塗孰能超然不受其汚叔肸之賢高潔益世非義之祿笑而不視兄也有國匪君斯君獨深恥之安乎賤貧我捆我屨可以衣食我身雖勞吾義已得彼為富貴千乘萬鍾其外雖導（疑作通）其心則窮人之所趨不我能止我之所志不以易彼畢畢小夫利達是圖朝甞夕臣犬豕不如伯夷之清子臧之節周公之孫

魯邦之傑

劉康公

道在天下莫不與聞能知其真千載一人春秋之間何國無士名言至論卓卓可紀有偉劉子獨得其宗矢辭豈少妙合大中孰養其原以定厥命必有事焉勤禮至敬後乎洙泗先乎唐虞聖賢有傳不謀而符生民夢夢飲食作息道之不明誰達其極三代君相治之師之逮德下衰以法縻之上曠其職下悖其紀孰非天民嗚呼

劉子

范文子

霸國之士尚利與功納君于邪不思其忠孰若夫子識微慮遠以勝為懼勇于從善鄢陵之戰楚師大崩矢中其王蠻方沸騰衆誇威強獨有憂色外患盡寧非計之得彼昏不戒以幸為常上肆下陵禍與蕭墻先事有言衆謂迂怪深謀弗從卒履其敗六國滅秦晉亂平吳全盛之邦多忽永圖烈烈夫子非霸者佐以道事君大臣

之亞

子臧

恒人於利錙銖必競亦獨何心力讓千乘仁義可樂名節可尊肯取瓦礫棄遺璵璠簒弑紛紛孰非臣子先生醜之恐其汚已高不忘世潔不亂倫大鎮社稷為曹宗臣秦楚有王雄霸中國戰不足稱千載汚辱去彼取此疇能與偕以利易生果何人哉

臧文仲

衆人之生莫不有死死而可傳舉世無幾有美大夫國之典刑仁義之言煥如日星其身有終其名不歿後人宗之指為口實晉楚之盛豈乏世卿貴富一時事無餘名大夫立言後世是式念哉勿忘尚懋厥德

祁奚

賢才之生國用所資觀其進退治亂從之一人在朝善類與起欲知其心尚視所舉彼也吾戚此也吾朋人以為比吾舉其能孰為隙讐孰所怨惡吾取其才餘不暇

儩心無黨死為國得人苟利於國遑恤我身古之君子自信不苟不以毀譽輒變所守嗟世之人匪矯則偏或遠之用或親之捐有狥大公舉讐與子取謗速咎終莫能以道不勝偽治功日汙豈特夫子當世所無

魏絳

晉有跛夫好兵而愎以一笑故幾亡人國天鑒凶德卒傾厥宗三郤受誅假手厲公允文魏子以兵為戒輯和戎夏晉以昌大悼公之世屢合諸侯纘業文襄政教具

修意之所嚮靡有不服羣賢在位魏子之力士不知道以戰為嬉孰能無為坐制四夷

孟獻子

世無材智不過於削非有仁人何以為國魯號多士粲乎有文穆穆獻子其德可尊用修國貧言利愈容宣成之間苛政横出夫子是悼勢莫止之昌言在人後世紀之乘馬之肥雞豚不畜富盡天下恒患不足古稱盜臣或以為才我懷夫子莫知我哀

季札

士之制行不必於同取舍進退惟義之從茍同其跡不度乎義尚類古人非德之至嗟嗟季子賢且有文博達通微世鮮其倫使之有位變夷以夏桓文之績不足與伍天將喪吳囂童僭攘晦德潔身效節子臧道之廢興蓋曰有命行非子光止豈子病衆人何知為謷為尤孰明子心其惟春秋世教日衰戰爭求位季子有知當為流涕

子皮

大人無私物我同視善出於人與巳無異人之勝巳善者巳能翼而扶之與之俱升授之國柄躬率以聽賞罰弛張必從其令此謂盛德自古難之懿哉子皮為公卿師僑實國楨社稷是賴振經立則國勢幾大非子知人羣枉孰容鄭之有政夫子之功紛紛鄙夫識闇量淺巳則無能惡人為善世之不治豈曰無賢孰起子皮吾為執鞭

子家羈

魯有盜臣擅國自恣昭公寡謀躁以失位遜齊居晉淹恤八年惟子家子奉以周旋自有可為謀猷甚遠拒而不從卒以喪返使用其言動合事機豈其終身棄國不歸久而彌恭困而無怨義不近名忠不避難考德千載難乎其全夫子之節允也可傳晉文五臣世嘉其績彼也以才夫子以德

蜀守贊 方孝孺

文公翁

漢治之初猶有秦風刀筆程才賤德右功矯矯先生知政之首閔俗之靡化民以道肇建學宫俎豆詩書英俊如雲從于後車蜀人聚觀争服韋甫儒教顯行齊于鄒魯兩漢之閒號蜀多才孰啓其端先生所培惜其不遇恵止一州使秉國鈞四海蒙休俗吏卑卑僅圖旦夕孰能起之俾輔邦國

張公詠

為政匪難患才之卑才優於事乃克有為惟忠定公萬夫之傑屢剖郡符有聲烈烈威惠所被梁益其尤坐鎮西南分天子憂時其寛嚴陽舒陰慘談笑指麾奸強破膽豈惟善政可配古人卓行危言為世名臣將相無功名隨身逝誰能使民廟祀百世乘風騎氣公神在天嗟彼憸邪敢執公鞭

三賢贊　方孝孺

聖賢之道以養氣為本今之人不如古者氣不充也氣

不充則言不章言不章則道不明余竊有意於道而患委靡不振思起古豪傑而與之遊求於往昔得三人焉曰司馬子長曰韓退之曰歐陽永叔三人皆氣豪辭雄有振衰立懦之功因各為贊辭時覽之以自厲將由此進於聖人之道非敢以是為足也作三賢贊

司馬子長

三代之隆斯文赫然惟太史公震盪奮騫江河之深泰華之高大包宇宙小析絲毫唐虞盛德湯武峻功春秋

之辭楚漢之雄韋編竹書金匱石室千載遺亡公手紀述掃刮晦蒙揭兹日月上翼典謨下昭大法彼敗降者名將之孫公白其辜覆謂多言凡人受辱孰不就死所不死者建大名爾名立不磨赫赫巍巍比績丘明功孰少多卓哉英賢允矣良史何人無知巷伯是儗公去千年斯文湮没紛紛鄙夫敢繼公筆

韓退之

漢後七代道喪言棼不有先生孰興斯文先生之生志

豪氣雄手扶百川注之使東刮垢去腐煥其一新詆排
佛老扶起孟荀誰輿朽骨天子是迎請投水火以滅禍
萌喁喁鱷魚為潮之毒帝念南氓俾往殲戮大海茫洋
五嶺蒼蒼發為文章震盪激昂山不足高海不足深斯
文在茲無古無今惟鄒孟子仁義干戈先生在唐與之
為徒吁此何時愈下彌衰先生不生孰扶孰持是氣長
有磅礴上下有繼徽猷不在來者

歐陽永叔

宋至仁宗文治告成實生偉人以鳴太平偉人為誰曰歐陽公宗孟繼韓蔚為文宗五季之末支離黓昧公曰嘻哉非予疇繼刪煩剷華去其艱深大濩咸池厥音沉沉如玉之溫如波之澄不撓不驚既暢且明伊周以來以文致窮千載惟公躋身顯融既掌帝制亦預國政正色危言以犯以諍惟蜀有蘇出公門下謂公斯文可比韓愈公之謂蘇託以斯文後世誦公哲於知人何哉鉅儒以多為貴人也可欺天也可畏

尚友五贊

方孝孺

有憂世之志而無經世之才有經世之才而無成物之德欲以有為於天下皆古昔之所難也聖賢之跡不見于世也久矣慕事功者多蔽於卑近務高遠者多病于難行吾求士于二千載之間功業赫然可稱而秉心操行不倍于聖賢之道者得五人焉皆天下之才士今世之所未聞而余之所願學者也故贊其盛以識余之私因是五君子以望乎聖人之大全此余之志也以五君

乎為足法而不以大者自望非余之志亦非五君子之志也

諸葛武侯

漢治任法難乎大臣惟忠武公千載一人綜覈萬變以義而動虎躍龍驤天下震恐極其智能亂不足平天實厄之大勲無成成敗紛然處之甚暇論其所存伊呂流亞古學不傳士氣益卑公心不亡百世之師

陸宣公

士不知義以國為外媚悅取容自為身計嗟吾先生慨然哀之君非堯舜愧見色辭諫書如雲指訐遺闕忠邪義利不少撓折事雖多違言則長存用諸天下可安黎元豈若俗儒以文嬉戲先生見之當為流涕

范文正公

古之至人忘已狥民一夫顛連如疾在身此義不明貴我賤物以民自奉恬不加卹孰若先生惟民之憂飲食夢寐四海九州先事而言庸狡所忌就其所成允足經

世世之通患溺於故常聖法皇猷訾以為狂誰能致遠
而舍車馬敢謂先生不在天下

韓忠獻公

生民難諶天下大器必能容之而後可治大人之量喬
嶽巨川未嘗有為萬物資焉豈若淺夫露其才智初如
可喜卒敗大事堂堂魏公宋之宗臣元氣流行為初為
春欲名其功公本無作視其用舍為民憂樂世彌遠矣
孰尚嗣之我觀九州悠悠我懷

司馬文正公

儒者之澤大行于民伊周以來惟公一人始末可為萬鍾不受逢時多艱為世父毋凡民之心惟久乃安欲其即從聖人猶難亦獨何修政化甚速誠于為善四海悦服用術相欺惟恐不深公神在天汝果何心

云敞贊 方孝孺

捐其軀有益於天下君子之所樂為也而況身不至於死而有益於世教者乎宜乎趨義者之衆也然而人寧

舍其生以狗利而不肯勉其身以為義死于利者首交
于世而為義死者歷數百年無一人豈其所重在彼而
所輕在此哉知利之可以養生而不知其可以傷生知義
之或至於殺身而不知殺身之可以不朽也古之仁人
義士視刀鋸如飲食恬然就之而不辭者其好惡寧獨
異於人哉見義明而慮道遠如是而死則安如是而生
則辱如是而富貴則足恥如是而貧賤則可樂故其取
舍之際斷乎其不苟也師弟子之義與君臣父子等古

人益甚重之漢之時猶未變夏侯勝為孝昭皇后授經勝卒后素服五日以報師傅之恩夫以帝后而為師傅服羣臣不以為過則當時之俗猶可見也風化成于上雖以強臣亂賊之威指叱咼鑊以待天下之士而士生乎其時猶有赴難蹈義正色疾趨而不顧者此漢所以為盛也與王莽之殺吴章欲禁錮其子弟門人多更名他師而平陵云敞幼時為大司徒掾獨自劾吴章弟子收抱章尸歸棺斂之當時以是高之比為欒布而敞竟

以是名後世敞學術不可考後甞仕莽為魯郡大尹其行已未能無可議者然其事師不以死生變節誠志義之士也哉章弟子千餘人賢於敞者必衆矣畏禍惜位竟泯滅無聞而敞之名與朱雲相上下慕義之士其可不勉乎夫不以貴賤生死為厚薄者非知道君子不能斯心也任社稷託幼孤將無所不可非若淺夫小人之不足仗也余是以賛之以為弟子事師遭變故者之法

賛曰

人之趨勢皆若可託觀于生死乃見厚薄朝以為師暮則背之人實易誑心其可欺嗚呼云生志剛氣烈咼以知之偉然大節妻子在後鈇鑕在前所見者義吾何恤焉吾身可恤師其可負視更名者犬鼠之伍道喪名敝俗益壞偷面恭背違犬鼠所羞不趨其難矧殉其死我獨何人嗚呼云子

楊喬贊　方孝孺

富貴不可輕也然人不能輕富貴則不能處富貴捕虎

者未嘗畏其為虎故帖耳妥尾而惟吾之擒知其為虎而畏之則必為所噬矣人惟内有所重故視外物也輕天下之物舉不足動其心然後可以用天下之物一為物所動將為物役之不暇而何暇用物哉東漢固多節士及其衰也貪懦者處大位而君子皆困于下故小人得志以至于亡不然當時之士皆王佐才也得一人且可鞭笞海内之盜賊況若是其衆乎楊喬不在郭林宗徐孺子之列然吾觀其人不出孺子下蓋其志可尚也

人有慕富人之財而挑其女以逃者為利所役視富人若王侯將相視其家若鈞天帝宮而不知其為可耻也由君子觀之苟不以義則崇臺邃寢猶蟻穴然珪組之貴與苴蒯無以異志何足顧乎萬乘之主天下之至貴也妻帝之女人臣之至榮也喬惟恐為所污餓死而不辭此其心豈可以勢利奪哉使喬不死命為大臣屬以天下漢猶可興也桓帝不為天下慮而為一女計可謂不知人矣喬之賢豈可以女子誘哉然桓帝雖不知喬

而知愛其才則後世之不如桓帝者多矣獨喬難遇耶
吾常喜孺子為人饑不可得而食寒不可得而衣以為
孺子與林宗猶夷與惠雖不可以優劣而孺子尤可慕
益漢季一人而已及觀喬事壯其志喟然嘆曰孺子不
孤矣吾求友於古人舍孺子與喬而誰取耶世皆知重
孺子而不知喬可恨也作揚喬贊使人知重喬者自余
始贊曰
人之器量有小有大或盜一錢或讓天下天下雖大一

錢之積觀其用心大者可識吾謂楊喬可為三公屈以非義萬鍾不從曷由知之有大人節帝女不娶利豈能奪其中所重在義與道視卓操輩穿窬之盜伊誰可方孺子之倫永言尚友卓哉二人

田疇贊　方孝孺

智勇人之所有也善用之為難忠義人之所慕也審處之為難天下非無豪傑之士而功不見著於世何耶豈其智勇之不及忠義之沮喪與用之失其時處之違其

機者衆也荀彧不用於曹操則可以比子房董卓呂布不爲逆亂則可追韓彭廉丹王尋爲漢而死則可以與周苛等而皆不免於君子之誅其迹同而其所爲異也漢末之亂酷矣余求奇士於其時得一人焉曰田疇忠不避難勇不畏死奮然感劉虞之遇而思爲之報讐公孫瓚既亡謂可以盡力者漢室而已故應曹操之辟既而知操非忠漢者也故辭封侯之爵介不同俗清不悖倫忠在樹功義不苟合其才良其行果蓋豪傑之士非

當時奸雄所及也論者眩於成敗使操以成功見取而疇之志義不大彰明於後世豈不謬哉孟子曰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若疇者庸非其人耶其不成功者命也豪傑之士制於命而不獲施者衆矣善觀人者觀其志不觀其事觀其器不觀其位由是而言士之不幸者獨疇乎哉吾是以悲而賛之其詞曰

古之觀人不於用舍考其所存以第高下譬諸龍駒垂首糞車豈以其賤斥之為駑齊侯千駟如南面王仲尼

之嘆夷齊有光漢季分爭得國者操吾獨何為田疇是悼操雖據國大亂之雄殺后無君天下不容奚若田疇忠義蓋世委質劉虞身死靡二使受之命為漢大臣殺操復漢必不顧身嗚呼鄙夫惟利是就誰能為疇我與為友

孔璋贊 方孝孺

所貴乎天下者非謂兵甲之多玉帛之富擅海內之地擁百萬之師無術以守之而至於敗亡者衆矣天下安

恃乎此蓋人之羣居必有其望百人聚兵鬬之不止一人叱之即愧怍謝罪而引退者此必人之所望也欲服天下之心者必先求天下之望而尊之所慕愛敬屬欲俎豆之而不可得者立於朝廷則民焉有不歸者乎故周之興也以伯夷高光之興也以得張子房卓茂而賓師之武帝有汲黯諸侯惴畏而不敢叛代宗相楊綰唐幾中興斯數君子者其容貌非動人才力非能與搴旗斬將者角然而聞其風烈奔走順從惟恐不得覩其輝

光者德弘于中聲名著于當世有非才藝之士所及也故一才一藝治功可稱者可以有可以無而名德為四海望者國家興替之所繫也唐天寶之亂世皆咎其不用張九齡信矣然吾觀是時有名之士如李邕泰和亦一世望也而玄宗不能容之所信任者皆小人之尤闒之可為凜凜而玄宗不悟是豈特足以失國而已哉殃不逮其身則幸也當泰和之被繫張説輩皆擠構之欲致之死而布衣孔璋獨上書請以身代璋信奇士乎而

唐之君臣為可愧矣國不惜才而使布衣惜之斯世果何如也吾感璋之義讀其疏而為之泣下曰玄宗之治不足觀矣頼有孔璋耳作孔璋贊其詞曰

世有英傑生民之望國能尊之天下可王如海如河魚龍所依既據其依孰不畢來唐李泰和亦天下士胡不存之欲置之死天將亡唐欲褫其魄人望既隕唐幾不國我謂玄宗不若孔璋義聲洸洸暴于四方布衣愛士而國惡之我思孔璋孰知我悲

袁安臥雪圖賛　方孝孺

士民有守乃果於為苟賤甲污大節已隳烈烈司徒處困不折志行皎然與雪俱潔登庸三朝作社稷臣萬乘安危寄公一身羣竇朋奸海内震恐正色揚言惴不敢動孰能使然惟氣直剛養諸衡門施于廟廊卧雪有圖千載作則貪夫視之尚喪其魄

朱方中像賛　方孝孺

吾鄉士君子尚禮義而重名節凡仕于天下者雖學術

有淺深才器有巨細政術有疎密至其所守未嘗不有以過乎人益習俗然也開封朱通判方中士之廉慎敦厚者也居官且二年獨携一子與居敝廬蕭然壁無完土而牖無完紙廚廐薪芻既不屬處之裕如不以動其心而惟以奉法守官為先務夜四鼓輙呼童奴起盥櫛坐廳事或至晚始得一食不知饑渴之及也余過大梁見而嘉重其所守因書贊以識其行事以示閭里云

行本于儒不驕不汙人或以為迂言本乎書不謟不誣

人或以為愚政事舒徐規矩靡踰人或以為疎夫孰知其外如不足而內實有餘不適于時而與古為徒嗟乎使斯人而為世之所喜吾必謂風俗已復乎古初

文昌帝君像贊 劉定之

有以孝陵御容傳寫為文昌帝君像者臣定之稽首贊曰

日行於天光寓萬形全得為月分得為星雲得為霞雨得為虹影得水底火得鏡中圓明晶彩晶彩日同於皇

開天自天陟降其寓於兹文昌帝像主世之文緯地經天有赫厥用無私其權沖天烏紗朶雲龍袍就之日近望之天高臣拜稽首古亦有是宋仁宗像即真武帝

司馬温公贊 錢福

連茹抜茅維公在朝青苗保馬維公在野公之再入旋乾轉坤重覩慶歷公之云亡陰凝氷堅馴致靖康嗚呼悲哉誠竭于已命屬于天天若祚宋曷為其然

誠意伯畫像贊 劉仲璟

虬髯電目探天根兮斡地軸扶龍興雲四方以肅以生民休戚為憂喜以大道晦明為榮辱武功既成而文治未盡其用者蓋天也耶抑人也耶

子家子贊 陸棨

子家子魯公族之賢者也仕于昭公昭公庸愚無足與有為者而子家子從之何久也已為同姓之臣君且親之義不忍決去也故寧周旋馬追君死而巳矣始昭公與羣小謀季氏子家子諫之不聽及意如被攻屢請而

欲以五乘亡也豈其誠心怒私黨而驕君志緩公徒之攻以待變耳子家子知之故勸君許之許之則季氏之謀益懈意如雖不成亡而昭公亦可以無出一與之盟而國定矣此子家子之心也比其從亡在外謀事發言度理處義無一不中節嗚呼賢哉公薨喪至自乾侯從公者皆自壞隤出奔畏季氏讐已也若子家子則意如知其賢且許以從政矣乃不受而逃之從君亡年卒而不以利疚其志可不謂仁乎衛獻公失國十有二年而復子

鮮于展二臣者有力焉然孫甯之得民未若季氏之專且甯喜有志於逆君矣又當時齊晉尚強國有賢者可動以義不如范鞅梁丘據之貪以無君也而二子乘之易矣不然以子家子之賢得中主輔之雖以強霸可也而復國于何有夫其力不能康君身而又不足以誅權臣故亦潔其去就爾矣孔子稱志士仁人者於斯人見之然吾惜其終不著于傳豈自壞隤之後遂長往山林以沒身耶又怪太史遷書所謂賢卿大夫列傳甚衆顧

獨遺子家子曾不得與曹沫專諸者比何哉故重論其事為之贊贊曰

魯多君子抑有世臣誰歟遺之自其先君周公伯禽尊賢親親鵲鵲子家既忠且仁君亡我從君沒我遯明王不興孰反我讐我志弗遂而終無尤豈無賢材内恤其私從讐如忘棄君如遺我思古人愛莫起之嗚呼子家百世之師

項羽贊 王世貞

力扳山氣葢世喑嗚發萬馬廢目重瞳劍如虹挺一奮僇守通八千人飛渡江蕪中原隳秦宫裂九宇爵羣雄於戲新安之坑僅可半白起之役軹道之誅未足酬六王之一王既負約而弑義髙又負約而攻王而俱絶命於大江之漩此固天巧之黙會而區區腐儒者猶曰楚慠羣策而自屈其力噫嘻

李于鱗先生賛王世貞

王子曰世能名于鱗莫能名于鱗所以其旁睨千古欲

凌而上之乃至不得盡發其遺要之創獲之語烺烺象表者不虛負也哉或語其聲不暢實位不配望壽不竟志以為恨夫漆園玄亭杜門著書而生寥寥者豈一于鱗也哉藉令台咢足重李生彼夫屈宋之司馬幾先得之矣無涯之智結為大年日月經天光彩常鮮嗚呼何恨哉

自書小像贊　徐渭

吾生而肥弱冠而羸不勝衣既立而復漸以肥乃至於

若斯圖之痴痴也葢年以歷於知非然則今日之痴痴安知其不復䯄䯄以庶幾於山澤之癯耶而人又安得執斯圖以刻舟而守株噫龍耶豬耶鶴耶鳬耶蝶栩栩耶周蘧蘧耶疇知其初耶

郁君小像賛 徐渭

爪皰臼肥但可淹菹松柏多鱗乃中梁柱相君之貌安得不去彼而取此

書馬策之像賛 徐渭

清嘯玄談惟顔是助辟彼林竹風生而竅怒風歇而竹凝脩然其止肅然其理良亦有斐然則靖且默也未嘗不宜於顔也

縣大夫彭長公像贊　汪道昆

公去歙歙置特祠祀之屬良工貌公恍然如在諸父老奉之以觀不佞不佞贊曰

境内洊饑凡五年所恩斯勤斯公則父母鶡冠伏莽聚而宵行芟夷不類公則神明壞植破羣輕用羣力疇昔

無華公則畫一封狐尾大怙勢而驕云胡不掉公則樂

陶自丙迄辛賢勞獨苦徵書自天公則繡斧春秋尸祝

陟降堂皇豈無傳舍公則甘棠

劉明府像贊　李維楨

其鬚眉疎秀如其襟度爽豁也其眸子瞭然如其明哲

旁燭也其顴準隆起如其風格高岸也其質幹清臞如

其操修介約也其容色愉惋如其衷悃慈惠也其膚理

容徵如其意思祥序也洞酌之雅曰豈弟君子民之父

毋蓼蕭之雅曰樂只君子保艾而後宜其仕有輿誦没有象賢也

四先生贊　陳繼儒

知希則貴身隱馬文雖差樹遁世之籓籬亦半立藏拙之門戶既為男子忍與草木俱灰露盡英雄乃以神仙退步我思古人得四先生焉各系以贊

越大夫范少伯蠡贊

勁吳死殘越生裝西子浮海行耕于齊為上卿賈于陶

散千金出見奇從成名鴟夷子何量心

周處士魯仲連贊

喜高節嗜奇策挫秦帝解齊厄棹富貴若雲烟鴻冥冥何慕馬我執鞭魯仲連

韓義士張子房良贊

秦之鹿椎其足楚之猴烹其頭漢之馬得天下帝借公公借帝為韓來報韓去前黃石後赤松張子房真英雄

唐鄴侯李長源泌贊

辟五穀相三帝寢對榻出聯轡九仙骨一品衣功太高跡太奇如龍見如龍潜吾師乎李長源

周公美像賛　董其昌

斯人也吾見之彥輔之室矣此其避人而耐老者耶吾見之李長之堂矣此其讐經而顚曲者耶吾見之金馬之門矣此其歳星而甘石者耶吾訪之苕溪之濵矣此其釣徒而華屋者耶豪於酒癖於書隱而文俠而儒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疏畫史能寫其外之癯而不能寫

其中之腴

自題小像　鍾惺

萬歷丁巳余年四十有四始畫一小像野服杖松下松乂友人胡彭舉所補題曰

顏胡以不少余不以此始也服胡以不官余欲以此止也胡子者置我於長松之下知我者胡子也

其二

以若人而野服杖松下其誰曰不宜舍而求所以簪紱

之故余亦不自知亦既簪且紱矣如是而有溢思天與人終不益汝一絲又將汝瑕疵戒之哉視此野服杖松下者念茲在茲

孟子贊 文翔鳳

天以地持日以月代孔父素王孟叟玄宰

文章辨體彙選卷四百六十五

文章辨體彚選卷四百六十六

明　賀復徴　編

贊四

佛贊　宋　謝靈運

惟佛大覺因心則靈垢盡智照數極慧明三達非我一援羣生理阻心行道絶形聲

菩薩贊　謝靈運

若人仰宗發性遺慮以定養慧和理斯附爰初四等終
然十住涉求至矣在外皆去

緣覺聲聞合贊　謝靈運

厭苦情多兼物志少如彼化城權可得實誘以涅盤救
爾生老肇元三車翻乘一道

維摩經十譬贊　謝靈運

聚沫泡合

水性本無泡激流遂聚沫即異成狀類消散歸虛壑君

于識根本安事勞與奪愚俗駭變化橫復生欣怛

燄

性內相表狀非instance安知火新新相推移熒熒非向我如何滯著人終歲迷因果

芭蕉

生分本多端芭蕉知不一含萼不結核敷華何由實至人善取譬無寧誰能律莫服縁合時當視分散日

聚幻

幻工作同異誰復謂非真一從逝物過既往亦何陳謬者疑久近達者皆自賓勿起離合情會無百代人

夢

覺謂寢無知寐中非無見意狀盈眼前好惡迭萬變既晤眇已往惜為浮物戀孰視婆娑盡寧當非赤縣

影響合

影響順形聲資物故生理一旦揮霍去何因相像似羣有靡不然眛漠乎自已四色尚無本八微欲安恃

浮雲

泛濫明月陰薈蔚南山雨能為變動用在我竟無取俄已就飛散豈復得攢聚諸法既無我何由有我所

電

倏爍驚電過可見不可逐恒物生滅後誰復覈遲速慎勿空留念横使神理惡發已道易孚忘情長之福

彌勒賛 梁沈約

乘教本一法門不二業基累明功由積地耿耿長津遥

遙遐繼道有常尊神無恒器脫屣王家來乘寶位慧日晨開香雨宵墜藉感必從憑緣斯至曰我聖儲儀天作貳尚想龍柯瞻言思媚鐫石圖嶶雕金寫秘望極齊工舉光等邃超矣福臻融然理倫敬勒玄蹤式傳遐懿

誌公畫贊 唐李白

水中之月了不可取虛空其心寥廓無主錦幪鳥爪獨行絕侶刀齊尺梁扇迷陳語丹青聖容去住無所

魯郡葉和尚贊 李白

海英嶽靈誕彼開士了身皆空觀月在水如薪傳火朗徹生死如雲開天廓然萬里寂滅為樂江海而閒逆旅形内虛舟世間邈彼崑閬誰云可攀

自海南歸過清遠峽寶林寺敬贊禪月所畫十八大阿羅漢　宋蘇軾

第一賓度羅跋囉墮闍尊者

白氎在膝貝多在巾目視超然忘經與人面顱百皺不受刀鑷無心掃除留此殘雪

第二迦諾迦伐蹉尊者

耆年何老粲然復少我知其心佛不妄笑瞋喜雖幻笑則非瞋施此無憂與無量人

第三迦諾迦跋梨墮闍尊者

揚眉注目拊膝横拂問此大士為言為默默如雷霆言如牆壁非言非默百祖是式

第四蘇頻陀尊者

聃耳屬肩綺眉覆顴佛在世時見此耆年開口誦經四

十餘葢時聞雷電出一彈指

第五諾矩羅尊者

善心為男其室法喜背癢孰爬有木童子高下適當輕重得宜使真童子能如茲乎

第六跋陀羅尊者

美狠惡婉自昔所聞不圓其輔有圓者存現六極相代衆生報使諸佛子具佛相好

第七迦理迦尊者

佛子三毛髪眉與鬚既去其二一則有餘因以示衆物無兩遂既得無生則無生死

第八伐闍羅弗多尊者

兩眼方用兩手自寂用者注經寂者寄膝二法相忘亦不相捐是四句偈在我指端

第九戒博迦尊者

一劫七日刹那三世何念之勤屈指默計屈者已然信者未然孰能住此屈伸之間

第十半託迦尊者

垂頭沒肩俛首注視不知有經而況字義佛子云何能食晝眠勤苦功用諸佛亦然

第十一羅怙羅尊者

向門月滿童子電爛示和猛容作威喜觀龍象之姿魚鳥所驚以是幻身為護法城

第十二那迦犀那尊者

以惡轆物如火自爇以信入佛如水自濕垂眉捧手為

誰度恭大師無德水火無功

第十三因揭陁尊者

捧經持珠杖則倚肩植杖而起經珠乃閑不行不立不坐不卧問師此時經杖何在

第十四伐那婆斯尊者

六塵既空出入息滅松摧石隕路迷草合逐獸於原得箭忘弓偶然汲水忽然相逢

第十五阿氏多尊者

勞我者暫休我者黠如晏如岳鮮不僻淫是哀駘它澹臺滅明各研於心得法眼正

第十六注茶半託迦尊者

以口說法法不可說以手示人手去法滅生滅之中自然真常是故我法不離色聲

第十七慶友尊者

以口誦經以手歎法是二道場各自起滅孰知毛竅八萬四千皆作佛事說法熾然

第十八賓頭盧尊者

右手持杖左手拊右為手持杖為杖持手宴坐石上安以杖為無用之用世人莫知

羅漢贊十六首 蘇軾

第一尊者

正坐斂眉扼腕立拂問此大士為言為默默如雷霆言如牆壁非言非默百祖是式

第二尊者

旃檀非烟火亦無香是從何生俯仰在七彈指贊歎善
思念之是一炷香是天人師

第三尊者

我觀西方度無量國諸佛陀耶在我掌握右顧瞠然汝
則皆西隨我所印識道不迷

第四尊者

袖手不言跏趺終日兩眉雖舉六用皆寂寂不為身動
不為人天作時雨山川出雲

第五尊者

掌中浮圖舍利所宅放大光明照十方刹櫝而藏之了無見聞衆所發心與佛皆存

第六尊者

手中竹根所指如意云何不動無意可指食已宴坐便腹果然是中空洞以受世間

第七尊者

梵書旁行俛首注視不知有經而況字義佛子云何能

食盡眠勤苦功用諸佛亦然

第八尊者

衆生顛倒爲物所轉我轉是珠以一貫萬過現不住未則未來纍珠示人孰爲輪迴

第九尊者

柏子庭際正覺妙慧悟最上乘了第一義爲大摩尼傳雞足衣示現虛寂端坐俛眉

第十尊者

半肩磨衲為誰緩頻彼以誠叩此緣問答佛意玄微有覺無為肉眼執著捧函捕龜

第十一尊者

幻體有累法身無著幻法兩忘圓明寥廓以大願力援諸有情見聞悉入真妄一真

第十二尊者

長江皎潔可鑑毛髪師心水心一般奇絶目寓波中意若攖龍真機掣電微妙元通

第十三尊者

默坐無說是名妙說月槃芹獻花開子結寳錫一枝中含真機悟此機者處土泉飛

第十四尊者

攝衣跏趺觀此烟穗與我定香本無内外貝葉琅凾三乘指南耆童捧立云誰啓緘

第十五尊者

何去何從叩應感通如響答聲聲寂還空訢者誰釁旨

有佛性去爾嗔恚隨處清淨

第十六尊者

一般心眼兩般見解將人我礦烹煉沙汰廓然圓明超悟上乘示現慈悲授諸有情

水陸法像贊　蘇軾

葢聞淨名之鉢屬饜萬口寶積之葢徧覆十方若知法界本造於心則雖凡夫皆具此理昔在梁武皇帝始作水陸道場以十六名盡三千界用狹而施博事約而理

詳後生莫知隨世增廣若使一二而悉數雖至十萬而靡周惟我蜀人頗存古法覩其像設猶有典刑庋召請於三時分上下者八位但能起一念於慈悲之上自然撫四海於俛仰之間軾敬奉願心具嚴繪事而大檀越張侯敦禮樂閑其事共結勝緣請法雲寺法湧禪師善本差擇其徒修營此會永為無礙之施同守不刊之儀軾拜手稽首各為之贊凡十六首

上八位

一切常住佛陀耶衆

謂此爲佛是事理鄣爲此非佛是斷滅相事理既融斷滅亦空佛自現前如日之中

一切常住達摩耶衆

以意爲根是爲法塵以佛爲體是爲法身風止浪靜非有别水放爲江河滙爲沼沚

一切常住僧伽耶衆

佛既强名法亦非真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惟佛法僧非

三非一如雲出雨如水現日

一切常住大菩薩衆

神智無方解脫無礙以何因緣得大自在障盡願滿反于自然無始以來亡者復存

一切常住大辟支伽衆

現無佛處修第二乘如日入時膏火為燈我説三乘如應病藥敬禮辟支即大圓覺

一切常住大阿羅漢衆

大不可知山隨綫移小入無間渫身薰持我雖不能能

設此供知一切人具此妙用

一切五通神仙衆

孰云飛仙高舉違世湛然神凝物不疵癘為同為異本

自無同契我無生長生之宗

一切護法龍神衆

外道壞法如刀截風壞者既妄護者亦空偉兹龍神威

而不怒示有四友佛之禦侮

下八位

一切官寮吏從衆

至難者君至憂者臣以衆生故現宰官身以難為易以憂為樂樂樂兼萬人禍倍衆惡

一切天衆

苦極則修樂極則流禍福無窮糾纒相求遂超欲色至非非想不如一念真發無上

一切阿修羅衆

正念淳想則為飛行毫釐之差遂墮戰爭以此為道穴胸隕首是真作家當獅子吼

一切人衆

地獄天宫同一念頃湼槃生死同一法性抱寳號窮鑽穴素空今夕何夕當遌大雄

一切地獄衆

汝一念起業火熾然非人燔汝乃汝自燔觀法界性起滅電速知惟心造是破地獄

一切餓鬼衆

說食無味涎流妄嚥真食無火中虛妄見美從妄生惡亦幻成知幻即離既飽且寧

一切畜生衆

欲人不知心則有負此念未成角尾已具集我道場一洗濯之盡未來刼愧者勿為

一切六道外者衆

陋劣之極蕩於湫冥胎卵濕化莫從而生聞吾法音颷

起雷動如夢覺人不復見夢

應夢觀音贊　蘇軾

稽首觀音宴坐寶石忽忽夢中應我空寂觀音不來我亦不往水在盆中月在天上

金山長老寶覺師真贊　蘇軾

望之儼然即之也温是惟寶覺大士之像因是識師是則非師因師識道道亦如是

辯才大師真贊　蘇軾

余頃年嘗聞妙法於辯才老師今見其畫像乃以所聞者贊之

即之浮雲無窮去之明月皆同欲知明月所在在汝唾霧之中

參寥子真贊　蘇軾

東坡居士曰維參寥子身寒而道富辯於文而訥於口外尫柔而中健武與人無競而好刺譏朋友之過枯形灰心而喜為感時玩物不能忘情之語此余所謂參寥

予有不可曉者五也

長蘆大和尚真贊　蘇軾

松枯竹瘦𨼆其歲寒也山高水深不可犯干也取多國士莊嚴此土如陶家手也拂除方丈置榻而坐一不受也首出萬物淵默雷吼寂寥者之寥也若夫以法界印印毛印印海則鷲僧豨而走巫咸也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章辨體彙選卷四百六十七至七十一

詳校官中書臣李彤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吳垣

謄錄監生臣姚秉哲

文章辨體彙選卷四百六十七

明 賀復徵 編

讃五 續選

議郎胡公夫人哀讃 漢蔡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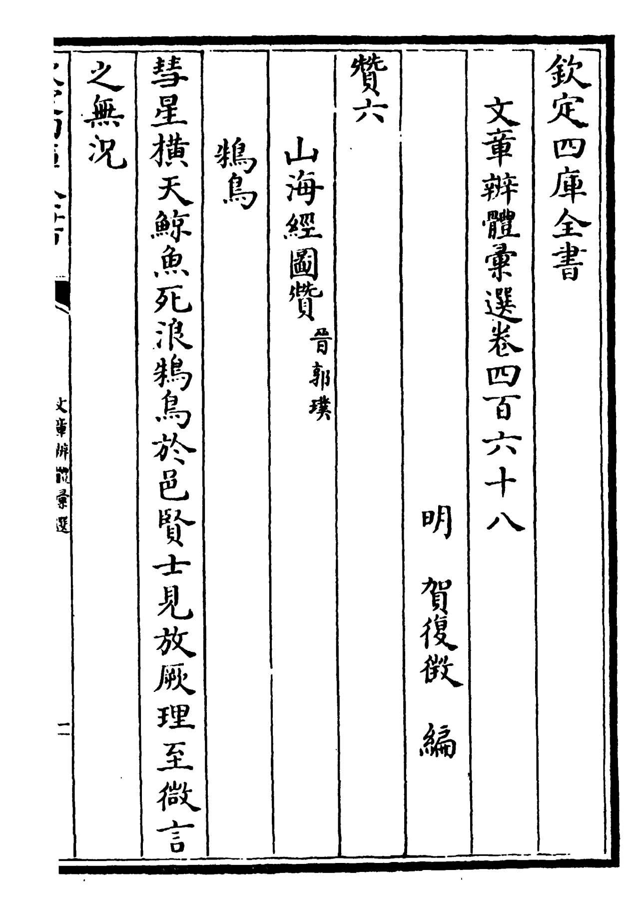
議郎夫人趙氏字曰永姜允有令德秉心塞淵舒詳閑雅儀節孔備女師四典約窕德象罔不習熟以供婦道議郎早世檢誨幼孤義方以導其性中禁以閑其情孫

顗儉節用免咎悔必辟侍中襲先公之爵以議郎出為濟陰太守是時夫人寢疾未薨而國家方有滎陽寇賊震驚帝師簡選州辟授任進衛不得辭王命親醫藥夫人乃自矜精稟氣力俛起若愈以勸遣顗到官月餘所疾暴盛春秋五十八中平四年薨於京師顗有剖符之寄偪於國典疾篤不得顧親增慼氣絶不能自宥慎終之事闕焉永廢雖不毀以隨歿亦因悴而傷懷知我如此不如弗生號咷告哀以乞骸骨踰年然後獲聽追惟

考君存時之命迎棺舊土同穴此城孤心摧割靡所底
念仰瞻二親或有神誥靈表之文敢曰亮闇叙我憂痛
作哀贊書之於碑
愍予小子夙罹孔艱嚴考殞殁我在齠年母氏鞠育載
矜載憐殷斯勤斯慈愛備存匪惟驕之範我軌度敎誨
嚴肅昭示好惡俾我克類畏威忌怒用免咎悔踐繼先
祖即爵其土三將是臨與帝剖符守於濟陰夫人寢疾
榮此寵休疾用歡痊朔日期瘳將征將邁從養陶丘景

命祖逝不憖必留疾大漸以危亟兮精微微而浸衰逼王職於憲典兮子孫忽以替違目不臨此氣絶兮手不親夫含飯陳衣衾而不省兮合緶棺而不見昔余考之即世兮安宅兆於舊邦依存意以奉亡兮遷靈柩而同來考妣痛以慘兮離乖神柩集而移兮增哀黄壚啓而無間兮出入閒其無門舁柩在兹兮不知寬影之所存悼孤衆之不遂兮思情憭以傷肝幽情淪於后坤兮情哀達乎昊乾

文章辨體彙選卷四百六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文章辨體彙選卷四百六十八

明 賀復徵 編

贊六

山海經圖贊 晉郭璞

鵜鳥

彗星横天鯨魚死浪鵜鳥於邑賢士見放厥理至微言之無況

杜衡

狌狌奔入杜衡走馬理固須因體亦有假足駿在感安事御者

礜石

稟氣方殊舛錯理微礜石殺鼠蠶食而肥物性雖反齊之一歸

鰩魚

見則邑穰厥名曰鰩經營二海矯翼閒霄唯味之奇見

歎伊庖

神陸吾

肩吾得一以處崑崙開明是對司帝之門吐納靈氣熊

熊魂魂

西王母

天帝之女蓬髮虎顏豸王執贄賦詩交歡韻外之事難

以具言

帝江

質則混沌神則旁通自然靈炤聽不以聰強為之名曰惟帝江

當扈

鳥飛以翼當扈則鬛廢多任少沛然有餘輪運於轂至用在無

儵魚

涸和損平莫慘於憂詩咏萱草帶山則儵壑焉遺岱聊以盤遊

幽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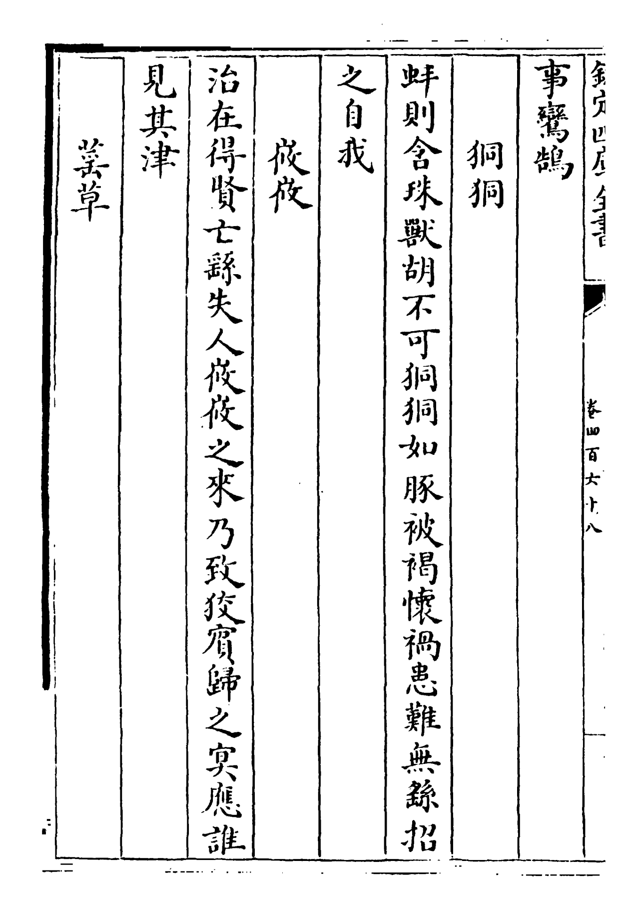
幽頰似猴俾愚作知觸物則笑見人佯睡好用小慧終是要緊

磁石

磁石吸鐵琥珀拾芥氣有潛感數亦冥會物之相投出乎意外

鸒鶥

鸒鶥之鳥厥名鸒鶥昏明是互晝隱夜覩物貴應用安



事鸑鷟

狪狪

蚌則含珠獸胡不可狪狪如豚被褐懷禍患難無繇招之自我

峳峳

治在得賢亡繇失人峳峳之來乃致狡賓歸之冥應誰見其津

䒞草

䔄草黃華實如菟絲君子所佩人服媚之帝女所化其
理難思

蔄草

蔄草赤莖實如蘡薁食之益智忽不自覺殆齊生知功
奇於學

荀草

荀草赤實厥狀如菅婦人服之練色易顏夏姬是艷厥
媚三遷

橘擲

厥包橘擲竒者惟甘朱實金鮮葉蒨翠藍靈均是詠以為美談

跂踵

青耕禦疫跂踵降災物之相反各以氣來見則民咨實為病媒

帝女桑

爰有洪桑生濱淪潭厥圍五丈枝相交參園客是採帝

女所蠹

文心雕龍諸贊 梁劉勰

徵聖贊

妙極生知睿哲維宰精理為文秀氣成采鑒懸日月辭富山海百齡影徂千載心在

辨騷贊

不有屈原豈見離騷驚才風逸壯志煙高山川無極情理實勞金相玉式絶益稱豪

明詩贊

民生而志詠歌所含興發皇世風流二南神理共契政序相參英華彌縟萬代永軌

樂府贊

八音摛文樹辭為體謳吟坰野金石雲陛韶響難追鄭音易啓豈惟觀樂於焉識禮

誄碑贊

寫實追虛碑誄以立銘德慕行文采允集觀風似面聽

辭如泣石墨鐫華頹影豈忒

史傳贊

史肇軒黃體備周孔世歷斯編善惡偕總騰褒裁貶萬古魂動辭宗丘明直歸南董

詔策贊

皇王施令寅嚴宗誥我有絲言兆民尹好輝音峻舉鴻風遠蹈騰義飛辭渙其大號

情采贊

言以文遠誠哉斯驗心術既形英華乃贍吳錦好渝舜英徒艶繁彩寡情味之必厭

養氣贊

紛哉萬象勞矣千想玄神宜寶素氣資養水停以鑒火靜而朗無擾文慮鬱此精爽

總術贊

文場筆苑有術有門務先大體鑑必窮源乘一總萬舉要治繁思無定契理有恒存

時序贊

蔚映十代辭采九變樞中所動環流無倦質文沿時崇替在選終古雖遠曠焉如面

物色贊

山沓水匝樹雜雲合目既往還心亦吐納春日遲遲秋風颯颯情往似贈興來如答

程器贊

瞻彼前修有懿文德聲昭楚南采動梁北雕而不器貞

幹誰則豈無華身亦有光國

序志贊

生也有涯無涯惟智逐物實難憑性良易傲岸泉石咀嚼文義文果載心余心有寄

鶴贊　周庾信

武成二年春三月雙白鶴飛集上林苑大將鄭偉布弋設罝並皆禽獲六翮已摧雙心俱怨相顧哀鳴孤雄先絕孀妻向影天子愍焉信奉事階墀立使為贊

九皐遥集三山迥歸華亭別唳洛浦仙飛不防離繳先遭合圍籠摧月羽弋碎霜衣塞傳餘號闕承舊名南游湘水東入遼城雲飛欲舞露落先鳴六翮摧折九門嚴閉相顧哀鳴肝中斷絶松上長悲琴中永別

唐太宗六馬圖贊

其一曰拳毛騧黄馬黑喙平劉黑闥時所乘前中六箭背三箭贊曰月精按轡天駟横行弧矢載戢氛埃廓清

其二曰什伐赤純赤色平世充建德時乘前中四箭背

中一箭贊曰澠澗未静斧鉞伸威朱汗騁足青旌凱歸其三曰白蹄烏純黑色四蹄俱白平薛仁杲時所乘贊曰倚天長劍追風駿足聳轡平隴回鞍定蜀其四曰特勒驃黄白色喙微黑色平宋金剛時所乘贊曰應策騰空承聲平漢入險摧敵乘危濟難其五曰颯路紫紫鷰騮平東都時所乘前中一箭贊曰紫鷰超躍骨騰神駿氣讋三川威淩八陣其六曰青騅蒼白雜色平竇建德時所乘前中五箭贊曰足輕雪影神發天機策兹飛練

定戎戎衣

雙白鷹贊　唐蘇頲

開元乙卯歲東夷君長自肅慎扶餘而貢白鷹一雙其一重三斤有四兩其一重三斤有二兩皆皓如練色斑若彩章積雪全映飛花碎點所謂金氣之英瑶光之精高髻偉臆長距秀頸奮發而銳堅剛則厲摩天絶海雷繫颷逝觀其行時令順秋殺指揮應捷頋眄餘雄當落鵰之賞莪仇鶏之敵實稀代之尤也皇上祗膺聖圖欽

若王道方寶賢重穀尊儒養艾後宫撤綺羅前殿焚珠玉與王侯卿士朝夕論思異無一貴輕衛公之好鶴竒無所珍同漢皇之却馬畋豈務於馳騁獵以存乎蒐狩未甞合圍掩羣截羽灑血乃强不攫而猛不噬矣然以萬方入貢懷其來也三年重譯嘉其至也故仁為之心有仁則勇威為之力有威則重况此鳥猛過於衆重倍於凡禮於君則勸忠祭於祖則立敬壯其體則用武絳其翼則成文被寵而服之鷃也能果榮而戴之蟬也能

潔矧乎職命司寇師維尚文閶箴刺姦擇善為吏益選士之是式匪從禽之足云此謂倫於圖而倣在位也微臣奉制敢稱贊曰

鷹之大者精明踈峻勁而横絶雄則遠振錦文素綵珠聯玉潤往乃奮威將軍所狥鷹之次者勇鋭光芒截海而至乘風載揚絡以紅點文其綵韋下韝必中惟吏之良

薛少府廳畫鶴贊　李白

高堂開軒兮雖聽訟而不擾圖蓬山之奇禽想瀛海之縹緲紫頂烟艷丹眸星皎昂昂佇胎霍若驚矯形留座隅勢出天表謂長鳴於風霄終寂立於露曉凝翫益古俯察愈妍舞疑傾市聽以開絃儻感至精以神變可弄影而浮烟

琴贊　李白

嶧陽孤桐石聳天骨根老氷泉葉若霜月斵為綠綺徽聲粲發秋風入松萬古奇絶

射虎圖贊

李翰

世稱裴將軍射虎而不及見駕部郎中兼侍御史滎陽鄭公博物好古旌能尚藝於裴氏子得其先人射虎圖傳以示予壯哉古今未有倫也夫弧矢之用所以服猛除暴而威戎狄故士生則以蓬矢射四方君立則以五侯選諸侯五侯之正皆飾以熊虎猛獸之皮象而射之昭除暴戒不若也周官曰張五侯則遠國屬射而中之威不庭也昭昭乎除暴威遠之義蓋射之大端若殺

不加有罪威不及不庭雖有百中之功而無一發之矢
教弓鳥下拾矢猿號工則工矣是射之末節開元中山
戎寇邊玄宗命將軍守北平州且充龍武軍使以捍薊
之北門公嘗率偏軍横絶漠策匹馬陷重圍揺轆轤而
百萬洞開驅橐駞而沙場一掃聲振北狄氣慴東夷稜
威大矣而北平連山廣野地實多虎攫肉於人如有飛
翼薦食邊鄙甚於戎夷羣老憂而請焉公於是屏車徒
去矛鍛曰賈予餘勇挺身以餌之眈眈虓虎烈烈騰逝

當其威怒也百獸以伏萬夫莫亢而公馳單騎彀白羽挑之使來翼之而迴從容返視咫尺旋說心即其度手張其機左射右拂營之壘四中皆沒羽倒必應弦毛紛血灑腋洞心穿或叱之而弭伏或箠之而卻走將威有所勝氣有所全精專於中志正於内故能以一人之力戮羣虎之命使鋸牙鉤爪戢而莫措雷聲電視銷而不揚猛摧於柔衆怯於獨其為易也若獵狐兎搏鳧鶩雖有矯牙冠羣亦垂頭揭尾應鏑而斃如此者凡三十有

一矢其餘竄匿不敢復出大漠之南千里罷烏獸咸若山川以寧邊人服蓺畏威不敢南牧願充麾下者五百餘人茲所謂剛猛除暴而戎夷格昔漢飛將軍亦為北平守擊戎有困辱之事射虎有騰傷之患其與將軍神勇非為侔矣鄭公既寫其圖俾余贊之詞曰

憬彼山戎噬我封畧有犨者虎載肆騰搏邊甿懍懍若崩厥角將軍出塞屏黜車騎進馬當前挺身以餌威有所服精有所聚氣全以雄力果而取震驚矍矍虎反如

鼠威武桓桓人反如虎勁弓雷霹長矢電激中口穿胸貫心洞腋視如空皮劃若破的應發連斃紛紜枕籍𢮦鞍逕叱揮箠逆擊閉目沈冥喪精辟易三軍駭呼萬靈動魄海波為騰塞草皆赤卞莊俟鬬方聞兩獲漢將如飛幾為所扼將軍神勇冠世超昔號猿未工飲羽非敵弧矢之設以威四方羣虎旣夷狄人來降收闔罷㣂山川以寧至今北荒猶畏其靈

龍馬圖贊　柳宗元

始吾聞明皇帝在位靈昌郡得異馬於河而莫知其形好事者涿人盧遵以其圖來示余其狀龍鱗虺尾拳眉環目肉鬛馬之靈怪有是耶居帝閑為馬幾二十年從封禪郊籍鳴和鑾者數十事遇禍辭帝西幸馬至咸陽西入渭水馬化龍泳去不知所終且其來也宜於時其去也存其神是全德也既覩其形不可以不賛

靈和粹異孕至神兮倮尾童鬛疏紫鱗兮巍然特出瑞聖人兮理平和樂百樂陳兮鳴鑾在御大路遵兮世厖

道悖還吾真兮哀鳴延首慕水濵兮沛焉潛泳旋淵淪兮淵居海逝靈無鄰兮出處孔時類至仁兮嗟爾衆類孰是倫兮進昏死亂阽厥身兮匪馬之慕吾誰親兮贊之斯圖宜世珍兮

霹靂琴贊　柳宗元

霹靂琴零陵湘水西震餘枯桐之為也始枯桐生石上說者言有蛟龍伏其窽一夕暴震為火所焚至旦乃已其餘硿然倒卧道上震旁之民稍柴薪之超道人聞取以

為三琴琴莫良於桐桐之良莫良於生石上石上之枯又加良馬火之餘又加良馬震之於火為異是琴也既良且異合而為美天下將不可載馬微道人天下之美幾喪余作贊辭識其越之左與右以著其事又益以序以為他傳辭曰

惟湘之涯惟石之危龍伏之靈震焚之奇既良而異爰合其美超實為之贊者柳子

酒功贊　白居易

晉建威將軍劉伯倫嗜酒有酒德頌傳於世唐太子賓客白樂天亦嗜酒作酒功贊以繼之其詞云

麥麯之英米泉之精作合為酒孕和産靈孕和者何濁醪一樽霜天雪夜變寒為温産靈者何清醑一酌離人遷客轉憂為樂納諸喉舌之内淳淳泄泄醍醐沆瀣沃諸心胸之中熙熙融融膏澤和風百慮齊息時乃之德萬縁皆空時乃之功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且飲

畫鵰贊 白居易

壽安令白昊余宗兄也得丹青之妙傳寫之要毛羣羽族尤是所長長慶元年以畫鵰貺余余愛之因題贊云

鷙禽之英黑鵰丁丁鉤綴八爪劍插六翮想入心匠寫從筆精不卵不雛一日而成軒然將飛戛然欲鳴毛動骨落神來著形始知造物不必杳冥但獲天機則與化争韓幹之馬籍籍是名薛稷之鶴翩翩有聲研工覈能較真鬬靈豈無他人不如我兄

貘屏贊 白居易

貘者象鼻犀目牛尾虎足生南方山谷中寢其皮辟瘟圖其形辟邪余舊病頭風每寢息常以小屏衛其首適遇畫工偶令寫之按山海經此獸食鐵與銅不食他物因有所感遂為贊曰

邈哉奇獸生於南國其名曰貘非鐵不食昔在上古人心忠質征伐教令自天子出劍戟省用銅鐵羨溢貘當是時飽食終日三代以降王法不一鑠鐵為兵範銅為

佛佛像日益兵又日滋何山不剗何谷不隳銖銅寸鐵罔有孑遺悲哉彼貘無乃餒而嗚呼非貘之悲惟時之悲

天台怪松圖贊　陸龜蒙

有道人自天台來示余怪松圖披之甚駭人目根盤于岩穴之内輪囷偪側而上身大數圍而高不四五尺磪砢然蹙縮然榦不暇枝枝不暇葉有若龍攣虎跛壯士囚縛之狀道人曰是何物怪之如是耶子能辨之乎余

曰草木之生安足怪耶苟肥瘠得于中寒暑均于外不為物所凌折未有不挺而茂者也矧松栢乎今不幸出于岩穴之内脞脆者則磈然其牙伏死其下矣何自奮之能為是松也雖穉氣初折而正性不辱及其壯也力與石鬬乘陽之威悲巳之軋拔而將昇卒不勝其壓擁勇鬱遏坌憤激訐然後大醜彰于形質天下指之為怪木吁豈異人乎哉天之賦才之盛者早不得用於世則伏而不舒薰蒸沉酣日進其道權擠勢奪卒不勝其阨

號呼呶拏發越赴訴然後大奇出于文彩天下指之為怪民嗚呼木病而後怪不怪不能圖其真文病而後奇不奇不能駭于俗非始不幸而終幸者耶道人曰然為我贊之

松生陰隘岩獄穴搣病乎不怪卒以為怪擁腫支離神羞鬼疑道人嗟浴援筆傳奇或怪其形或奇于辭吾為怪魅是以贊之

文章辨體彚選卷四百六十八

文章辨體彚選卷四百六十九

明 賀復徵 編

贊七

偃松屏贊 宋蘇軾

余為中山守始食北嶽松膏為天下冠其木理堅密瘠而不瘁信植物之英烈也謫居羅浮山下地煖多松而不識霜雪如高才勝人生綺紈家與孤臣孽子有間矣

士賤憂患安知非福幼子過從南來畫寒松偃盖為護首小屏為之賛曰

燕南趙北大茂之麓天僵雪峯地裂氷谷凜然孤清不能無生生此偉奇北方之精蒼皮玉骨磽磽鬱鬱方春不知沍寒秀發孺子介剛從我炎荒霜中之英以洗我瘴

三馬圖賛 蘇軾

元祐初上方閑玉門闗謝遣諸將太師文彦博宰相呂

大防范純仁建遣諸生游師雄行邊勅武偹師雄至熈河
蕃官包順請以所部熟户除邊患師雄許之遂擒猾羌
大首領鬼章青宜結以獻百官皆賀遣使告永裕陵時
西域貢馬首高八尺龍顱而鳳膺虎脊而豹章出東華
門入天駟監振鬛長鳴萬馬皆瘖父老縱觀以為未始
見也上方恭默思道八駿在庭未嘗一顧其後圉人起
居不以時馬有斃者上亦不問明年羌温溪心有良馬
不敢進請於邊吏願以餽太師潞國公詔許之蔣之奇

為熙河帥西蕃有貢駿馬汗血者有司以非入貢歲月留其使與馬於邊之奇為請乞不以時入事下禮部軾時為宗伯判狀云朝廷方却走馬以糞正復汗血亦何所用事遂寢于時兵革不用海内小康馬則不遇矣而人少安軾嘗私請於承議郎李公麟畫當時三駿馬之狀而使鬼童青宜結效之藏於家紹聖四年三月十四日軾在惠州謫居無事閲舊書畫追思一時之事而歎三馬之神駿乃謂之贊曰

吁嵬章世悍驕奔貳師走嫖姚今在廷服虎貂效天驥立內朝八尺龍神超遙若將西燕昆瑶帝念民乃下招蒲歸雲逝房妖

韓幹畫馬贊 蘇軾

韓幹之馬四其一在陸驤首奮鬣若有所望頓足而長鳴其一欲涉尻高首下擇所由濟跼蹐而未成其二在水前者反顧若以鼻語後者不應欲飲而留行以為廐馬也則前無羈絡後無箠策以為野馬也則隅目聳耳

豐臆細尾皆中度程蕭然如賢大夫貴公子相與解帶
脫帽臨水而濯纓遂欲高舉遠引友麋鹿而終天年則
不可得矣蓋優哉游哉聊以卒歲而無營

獅子屏風贊　蘇軾

潤州甘露寺有唐李衛公所留陸探微畫師子板余自
錢塘移守膠西過而觀焉使工人摹之置公堂中而贊
之曰
圓其目仰其鼻奮髯吐舌威見齒舞其足前其耳左顧

右蹶喜見尾雖猛而和益其戲嚴嚴高堂護燕几啼呼顛沛走百鬼嗟乎妙哉古陸子

李伯時所畫沐猴馬贊 蘇軾

吾觀沐猴以馬為戲至使此馬竊銜詭轡沐猴宜馬真虛言爾

李潭漢馬圖贊 秦觀

前一馬驪就樹摩癢百骸佳快極意可想中間四馬或顧或嬉飲噬自如不相瑕疵寂後一騂尾鬣奮驚背而

號鳴若聞其聲寛閑之鄉水逺草長無羈無縶樂渠未央

綠菜贊 黄庭堅

蔡蒙之下彼江一曲有茹生之可以為蔌蛙蠙之衣采采盈掬吉蠲洗澤不溷沙礫芼以辛醎宜酒宜餗在吴則紫在蜀則綠其臭味同逺故不録誰其發之班我旨蓄維女博士史君炎玉

筇竹杖贊 黄庭堅

厲廉隅而不劌故竊比於彭聃之壽屈曲而有直體能獨立於雪霜之後伯夷食薇而清陳仲嚥李而瘦涪翁晝寢蒼龍掛壁涪翁履危心如鐵石窮山獨行解兩虎爭終不使卞莊乘間而孺子成名

猪齒臼化佛贊 晁補之

猪齒臼化佛者崇寧二年三月一日衛州獲嘉縣民職氏殺猪祭神而民劉氏獵犬得其棄首骨啣之唁唁四日不食民使其子析之其左牲齒臼中得肉如拇色酣

酴由醉王諦視之如來像也髮有珠如粟紺目跏趺瞳子隱然莊嚴畢具觀者萬人補之從弟新鄉令載之目覩其事記於石以示補之補之聳然曰佛菩薩誓救苦衆生至不愛頭目髓腦受人畜身出無量苦而具縛凡夫以利養故殺害不已俱入劇苦大火坑中號呼恐怖過又不改佛菩薩動於威神為警此輩因懼生信令諸鬬提漿彌戾車於沸鑊湯蓮花涌出是佛菩薩心欲此事流布十方諸惡衆生有芥子許過去善根皆大恐怖

戒悔殺害普作回向諸佛現前不覺身躍心喜復作是言從不可說刼民有蓋牙知相食故無日不殺由大地塵萬死萬生而佛哀愍故動於希奇如優鉢曇華時一現耳夫以不可說刼無日不殺萬死萬生之中而佛之威神纔時一現而乃獨動於職氏之猪與劉氏之犬現已應傳而若覩若不覩若信若不信至千萬人夫於千萬人中而我兄弟兩人者又獨得而記且贊之則凡職氏所殺與所祭若神所使若屠若殺若猪與劉氏所御

若夫所析若予與記者吾弟贊者補之於過去世是之一段事本末輕重皆有因緣惟有佛眼悉知悉見次第顯出終始圓成令四天下與未來世因此希奇與此文字辨意不殺決定自知如利寶刀斷多羅木意已斷故業不復萌無始怨仇俱為眷屬由是增長深般若因一切諸佛之所護念豈不勝哉豈不大哉三年七月二十七日初夜援筆為贊頃刻而成若佛力助文不加點云

吾觀鳥獸諸食肉形鈎吻鋸牙慘劇羅剎如是一類是

強非強業力所驅吠彼眷已是遭食者死已能生反誅其債如汝吠我版築上下無有盡時此業甚深佛所不度牛馬草食口方齒平業淺易超無對復苦人非牛馬齊貝瓠犀食穀果蔬形善應爾云何不若牛馬異生無齿吻牙而作鋒刃鷹虎受報形凶則悲人形佛形而慘鷹虎故死受報甚于馬牛我誦此言普勸攢目血入牙故殺生不休至人無心同仁一視視人如我視猪如人人不自知視猪同等或其前世諸眷屬因云何無明日

殺眷屬刺心取血血大壑流揚湯燖毛毛須彌聚死者不捨萬猪常隨汝莫鼓刀謂猪賤畜是熱血裏有丈六身南無佛陀南無僧法我不敢殺諸佛現前一切衆生若飛若走若潛若穴大小妍媸其血肉中各具一佛云何見佛而欲鼓刀汝欲殺猪應作是念罽賓國王殺尊者時未及捨刀臂已墮落白乳湧出六種震驚亦如此猪䐗破佛出佛不在外佛不在中佛不在空佛不在色是佛不死彼佛儼然生分别心自說人貴謂羊豕業本

以供人彼以業來我何故受受則羊豕業歸我身往有
大豬生不啖穀食薄荷草度羣業豬菩薩威神示入異
類汝自肉眼何由識豬藏汝之刀莫如豬首驚齒臼肉
跏趺坐人稽首至尊在我齒臼我不敢慢無豬無人惟
願現前諸見聞者如菩薩誓念念勿疑以此勝因普薦
三世父母師長若寃若親化柔輭心去毒害意捨熱血
汁獲甘露漿若海悉乾同一安隱

畫水石贊　陸游

七友王仲信為余作水石一壁仲信下世二十年乃為之贊恨仲信之不及見也其詞曰

導江三峽神禹之蹟王子寫之洶洶撼壁後三十年塵暗苔蝕溍墨色之欲盡尚觀者之慘慄或曰是學蜀兩孫者非耶放翁曰吾但見其有歐陽信本抑誠懸之筆力也

蒙馳圖贊 元虞集

皇武肇迹宛宛龍漠其居其康緝乘為廓有服惟馳磂

肉載崿毳旃帷房倖軛簞鞹軋軋千里載泉于槖黄頭羔裘騎引顀却人習見閧聖獨有作深居穆清思詔勒
勒手著厥初伊榮匪樂公劉纘稷于邠式廓畟餱啓行
致作八百史官作雅稽古允若

潘雲谷墨贊　歐陽玄

徂徠松雲貯玄谷道人居中抱其獨琅琅空山萬杵熟
道人瞠然開電目松雲化石石化玉峥嶸寶氣霄漢燭
貢之奎章月在櫝龍光淋漓九宇福

文章辨體彙選卷四百六十九

僕聞古之人未嘗以文為學也唐虞夏商遠不可徵然
觀於詩書數十篇中紀四代之功德固若耳聞而目見
至周制作大備孔子稱其文特言其禮樂憲章之盛耳
故雅頌之所陳誥命之所述易禮之所論著崒然而崇
淵然而深炳然而章明肆然而易直端大斯謂之文矣
而豈有意而為之哉譬如登泰山之巔極乎目之所至
而水則江海淮泗山則梟嶧龜蒙周秦齊魯滕薛梁鄭
衛趙韓魏人民之繁鮮土地之廣狹皆得之于心故言

之而不誣問之無不知澤中之夫升尋丈之丘而望焉所見不過東阡北陌雞犬牛羊蹤跡輒逞智以詼於人終不暢達而順適何者所見髙下之不同也故人有知道與否而文何以異此自漢以來天下莫不學為文若司馬相如楊雄亦其特者而無識為已甚夫屈原之離騷憂世憤慼呼天日鬼神至列之辭其語長短舒縱抑揚闔闢辯説恠異雜錯而成章皆出乎至性忠厚介潔得風人之義然務以忠情達志非拘拘執筆凝思而為

之也至於其徒寖失師意流於淫靡而相如與雄復慕而效之窮幽極遠捜𨈆艱深之字積累以成句其意不過數十言而衍為浮漫瑰恠之辭多至於數千言以示其博至求其合乎道者欲片言而不可得其至與澤中之夫何異哉自斯以後學者轉相襲倣不特辭賦為然而於文皆然迨夫晉宋以後萎弱淺陋不復可誦矣人皆以為六朝之過而安知實相如之徒首其禍哉向非唐韓愈氏洗濯刮磨而力去之文殆未易言也僕少讀

韓氏文而高其辭然頗恨其未純於聖人之道雖排斥佛老過於時人而指心立行或多戾乎矩度不能造顔孟氏之域為賢者指笑目為文人心竊少之從總角輒自誓懲以為雖不易至孔子之堂奥而顔孟之事皆在所願學者茍循其路而望其廬烏有不至哉復以欲知古人之道必識古人文字故時習章句凡有所感觸亦間發之其意在明斯道非為文也而吾子猥譽其文為可觀此僕之所深懼而不敢居者也雖然吾子見其可

致於天閑十二之中揆之於書前聖後聖葢同一軌轍也其視貳師之遺黷武窮兵以索諸大宛者果為何如哉臣濂以文字為職業際玆盛美不敢默而無言謹述贊辭一首以貽諸後世贊曰

天駟熒蛟龍升靈泓澄神馬生祥颷瑞靄晝沓冥太一弇聚通精靈龍胡盈息臆輕竹披耳鏡懸睛花雪捲毛光照夜汗溝有血霞流頹振鬣鳴萬馬驚閃流電逐飛星九霄彷彿從龍行但聞瀟瀟風雨聲三川平八極寧

真龍媟戲龍廷出入天門駕龍軿綺霞五彩滿瑤京皇風清皇道貞皇威明茫茫堪輿內孰敢不來庭陋彼漢將軍空圍貳師城乃知天子在樹德不必連年徒用兵

義鶻贊　高啟

吳報恩寺浮屠之巔有鶻二巢焉以遊以宿出返必俱一日其雄罣脛輪索中奮翼自擲空懸弗脫雌下首大鳴若籲于人衆憐之莫能升遂宛轉而絕雌依其傍弗去羣鳥欲磔之輒引喙怒逐不使近逮毛骨盡化乃已

余居直寺東甞見其彷徨飛旋形貌慘悴風雨之夕哀咲嗷嗷若號慕然余念夫世固有伉儷相悅者矣一旦失所天哀末攺而已他適塗膏自媒惟恐非艾晨咷夕噱曾無含怛世甞以禽喻惡人寧不辱是鸛哉乃賛曰嗟爾鸛乎惟鳥之特猗雄死自守禦鳥之賊猗獨棲于標夜失其匹猗哀嘶返顧不啄而食猗厥質始化豈貞之鬼猗匪魯黃鵠孰配爾德猗

靈峯寺植木賛　劉基

靈峯寺有松杏與樸並植焉劉見而感之為作贊贊曰

杏葉蔥芊有子可以實籩松杖扶踈有苓可以引年樸狀如樗衆蠹所穿擁腫液腨不可以鐫胡並植于庭溷厥醜姸明堂求材般趨爾先松戕杏割樸獨宛然嗚呼樸乎孰女之憐惟女之全抑棄於人乃獲乎天耶

御書贊 方孝孺

中書舍人臣謇義以忠謹蒙寵遇皇上為更今名而御書以賜之會臣以校文來京師義以見示謹稽首作贊

曰
惟天不言以象示人錫羨垂光景星慶雲聖人憲天與
天同德誕宣至文以立民極包羲之畫神禹之疇昭揭
天心臨照九州後王稽古莫不有作孰能巍然前聖是
若明明我皇聖與神通煥發天章衣被萬邦嵎夷昧谷
髫童鮐叟大訓宏謨傳誦人口惟是御書世則罕覯如
彼瑞物時見人間虹光寶氣上燭霄漢見者稽首心駭
目眩臣義何修乃克有之天錫佳名孰與之爽常人萬

言理有未足惟聖一辭終身可服君臣之體父子之倫遠之天下邇之修身由義而行罔有弗至對越幽明浩然無愧古人作聖敬立義行推其緒餘可臻治平衆兆寡知舍此弗踐心學無傳事功靡建義尚念哉祗奉聖猷天子命汝俾自慎修如山如河如嶽如壁以利萬物以鎮社稷前有千古後有萬年為一不義以負于天天之所賜惟德可守鬼神相之終古是保

赤壁圖贊　方孝孺

羣兒戲兵汙此赤壁江山無情猶有慚色帝命偉人眉山之蘇酹酒大江以滌其汙揮斥玄化與造物伍哀彼妄庸攘敓腐鼠明月在水獨鶴在天勿謂公亡公在世間

馬圖贊 方孝孺

昔人之論馬多以升天閑被服御為貴故畫者喜極其形容以余言之物貴乎全其天而莫累乎不得自適使馬受羈靮備法駕有韓哀伯樂之徒以為御猶不若羣

遊自肆之為樂況御非其才任非其道乎同郡高君示余以唐人所畫三馬頽然天放得馬之性非深于物理者不能也因為作贊云

麒麟騊虞貴不可羈強加銜轡於馬為疵世人不察以此為美飾之金玉非馬所喜嗟此三駿乃馬之龍棄違天閑追雲躡風聳飲于江江水欲竭仰天大鳴氣薄日月伯樂視之振鬣奔馳況肯俯首駕君鼓車龍性難馴暫與馬伍霹靂上天雨水九土

紙贊 張邦奇

皦皦乎弗疵括羣聖之心思而時出之文宣既沒文不在兹乎

墨贊 張邦奇

推移不出乎几席而光被乎四國汝惟守黒天下孰與汝爭白

筆贊 張邦奇

精鋭而藏其鋒旁行而不離乎中闡幽湫而垂無窮動

則生風

硯贊 徐禎卿

相國王公得古硯二枚以示客圓中合制則天體也尾足異象效物用也蓄之水生類有侯也收之哲人時而出也沛而行之其澤溥矣某不佞輒為之贊云

大匠作器體合玄穆曳則瑋尾峙維咼足吐膩納清刳脣規腹螺漆載華豐狐受沐乃布綸絲式金式玉君子宜之受天百禄

文章辨體彙選卷四百七十

文章辨體彚選卷四百七十一

明 賀復徵 編

贊九

蒲津橋贊 唐張說

易曰利涉大川濟乎難也詩曰造舟為梁通乎險也域中有四瀆黄河居其長河上有三橋蒲津是其一隅秦稱塞臨晉名關闗西之要衝河東輻湊必由是也其舊

制橫亘百丈連艦千艘𨋒脩笮以維之繫圍木以距之亦云固矣然每冬氷未合春沍初解流澌峥嶸塞川而一如礎如臼如堆如阜或撞或捉或磨或切綆斷航破無歲不有雖殘渭南之竹仆隴坻之松敗輒更之罄不供費津吏成罪縣徒告勞以為常矣開元十有二年皇帝聞之曰嘻我其慮哉乃思索其極敷祐于下通其變使人不倦相其宜授彼有司俾鐵代竹取堅易脆圖其始而可久紓其終而就逸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于是

大匠藏事百工獻藝賦晉國之一鼓法周官之六齊飛廉煽炭祝融理爐是煉是烹亦錯亦鍛結而為連鎖鎔而為伏牛偶立於兩岸襟束於中潬鎖以持航牛以繫纜亦將厭水物奠浮梁又疏其舟間畫其鷁首必使奔澌不突積凌不隘新法既成永代作則原夫天意有四旨焉濟人仁也利物義也順事禮也圖遠智也仁以平心義以和氣禮以成政智以積財心平則應諧百神矣氣和則感生萬物矣政成則乂文之經矣財節則豐武

之德矣故天將儲其貞地將阜其用人將盈其力聖皇之道乾乾翼翼觀藝而無窮詠功而無極

河間獻王贊 宋司馬光

周室衰道德壞五帝三王之文飄淪散失棄置不省重以暴秦害聖典疾格言燔詩書屠術士稱禮樂者謂之狂惑術仁義者謂之妖妄必滌滅先聖之道響絶迹盡然後慊其志雖有好古君子心誦腹藏壁匐巖鐍濟秦之險以通於漢者萬無一二漢初挾書之律尚存久雖

除之亦未尊録謂之餘事而已則我先王之道餱餱其不息者無幾矣河間獻王生為帝子幼為人君是時列國諸侯茍不以宮室相高狗馬相尚則褱姦聚猾僭逆妄圖惟獻王厲節治身愛古博雅專以聖人法度遺落為憂聚殘補缺校實取正得周官左氏春秋毛氏詩而立之周禮者周公之大典毛氏言詩最密左氏與春秋為表裏三者不出六藝不明噫微獻王六藝其遂墮乎故其功烈至今頼之且夫觀其人之所好足以知其心

王侯貴人不好侈靡而喜書者固鮮矣不喜浮辯之書而樂正道知之明而信之篤守之純而行之勤者百無一二焉武帝雖好儒好其名而不知其實慕其華而廢其質是以好儒愈於文景而德業後之景帝之子十有四人栗太子廢而獻王最長嚮若尊大義屬重器用其德施其志必無神仙祠祀之頌宮室觀遊之費窮兵黷武之勞賦役轉輸之敝宜其仁豐義洽風移俗變煥然帝王之治復還其必賢於文景遠矣嗟乎天實不欲禮

樂復興耶抑四海自不幸而已

文章辨體彙選卷四百七十一